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
第三十一回 活離別頸回三尺練 死纏綿臂齧一條痕

卻說寶珠剛想轉步出去，忽見那面廊上來了一人。仔細一看原來便是自己的影兒，被對面鏡照過來的。心裡暗想不道小環這人是這樣的，又想只不知那是誰？想著便故意放重腳步道：「你們的桂花好香嚇！」見這邊窗子呀的開了，卻是小丫頭奴奴。見是寶珠，便笑道：「請爺這邊坐罷。」又低聲道：「姨娘在那裡洗腳呢，不要進去。」寶珠暗暗好笑，便打中間進這邊房來。奴奴忙去後面點火拿煙袋去。聽對面後房門響，寶珠便偷眼打中間望後面去，見一個人影兒一晃往後天井跑出去了。卻是寶珠眼快，分明認得是葉赦。便暗暗吃驚。忽對面房門也開了。見小環穿著一件粉紅小夾襖子，下面露出湖色褲兒寶藍扳尖頭鞋。發掠的絹光，檻發抵的斬齊。濃濃的眉兒，白膩膩的一張鵝蛋臉堆著笑容，向寶珠招手兒道：「來這邊坐呢。」寶珠望他笑了一笑，便捧煙袋走過來道：「你關著門在這裡什麼？」小環嗤的一笑，寶珠便靠妝台坐下。見牀上帳子已鉤起了，窗幃兒也打開了。濃濃的焚著一爐子麝腦香。

小環斜著身兒站在寶珠面前道：「你敢是從七姨娘那裡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月香我還是昨晚子見了沒見來。」小環道：「昨晚子敢是你往那邊去的？」寶珠點點頭。小環卻嫣然一笑，便把帕子去掩小嘴兒，還嗤嗤的笑。寶珠看他這樣也嫣然一笑。小環溜轉眼波去看一看沒人，便挨著寶珠一塊兒坐下來道：「我問你，」才說了這句，又站起來走到牀沿上去坐下。用帕子招他道：「你來，我問你呢。」寶珠便放下煙袋過來，小環按他並肩兒坐下，臉對臉兒的問道：「我昨晚兒看你來，你可知道？」寶珠道：「你敢是到軟姐姐那裡看我去？」小環道：「不是。」寶珠道：「哦，昨晚子窗外咳嗽一聲兒的敢便是你？」小環嗤嗤的笑起來道：「好嚇！可不臊死了人。」寶珠紅了臉道：「你呢？」小環便一手鉤住寶珠的頸子，一手來擰他的嘴。寶珠連忙掉頭躲過了央告，小環卻沒得氣力，拗不過寶珠，早順勢兒和寶珠滾在一堆。寶珠忙正了色道：「哎喲！閃了腰了，快放了我。」小環笑著扶他坐起來，連問：「閃了哪裡？」寶珠道：「這會子好了。」小環因替他整整紫金冠兒，道：「你和月香好，可知道月香的事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事，你講，我聽。」小環道：「咱們家瞿福你知道為什麼問了死罪？」寶珠道：「哦，你不說我知道了。」因道：「這個也太罪過些。」小環道：「不然月香也保不住，因是老爺鐘愛的。所以大爺不敢專主，要等老爺回來再作區處。光景像月香那模樣老爺也忍不的舍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這事辦的不好。教我且閃住了不響，等老爺回來，告訴了，或索性賞給了他，或好好的回復他出去。照這樣，幸而瞿福不把實情講出來。設或當堂供出，這府裡的名聲還好聽嗎！」小環點首兒。寶珠又道：「怎麼便能問了死罪？」小環道：「他本來姓徐，因打死了兩個人逃了出來。見官府緝獲的凶，不知怎麼求了老爺到這裡府裡來充了家丁。又改了姓，也便沒人敢惹他。這會子是大爺向府裡太尊講了，說他改名躲匿，以前咱們並不知道他是緊要人犯，誤收留了，此刻查出蹤跡，所以送府來辦的。那太尊查看存案，果是有的。審了一堂，瞿福也是冤家到了，竟一口招承。所以問了這死罪，這事卻沒提一句兒。」寶珠歎了口氣道：「主僕通姦是死罪，不知道子謠父妾是什麼罪名？」小環失了色。寶珠便站起來抖一抖衣裳要走。小環一把扯住衣角，寶珠忍著心疼，把袖子拂散了就走。

小環見寶珠去了，便嗚嗚噎噎的哭將起來。初則是怪寶珠，繼則自恨沒得主意。何苦放著寶珠倒被葉赦壞了身子。哭了一會，忽又自己懊悔起來。想從前至今，沒一件兒稱心的事。進了這府裡，便似進了囚籠似的，再飛不出去。葉冰山在家的時候，便沒時沒節的便乾些醜事。便自家不高興著，也要勉強奉承。再加葉赦穿花似的和他來廝纏，這會子連寶珠也知道了。

可見說要人不知，除己莫為，既出了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。不但見不來葉冰山，打今日起連寶珠也見不來了。想到這裡，便心灰意亂起來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挨到晚飯時候，聽丫頭們說寶珠回去了。心裡便加了一勺冷水似的，也不用飯就獨自睡下淌眼淚。聽自鳴鐘打了十二下，外面丫頭們都睡靜了，忽然起了個自盡的念頭。便獨自起來四下看了看，見燈光暗小如豆，綠熒熒的。到窗口一看，見天井裡月色迷離，落葉兒被風吹著在回廊上簌簌的打旋窩兒走動。便慢慢的回牀邊來，向牀沿上坐下，細想一會。覺得做人實在沒趣的很，不如死了，愛到哪裡便哪裡，可不自在。想到這裡，心裡倒快活起來。便揩乾了眼淚，到妝台上拿了付紙筆來。想把那燈剔明些，卻不道反烏了下去，通紅一點，絕無寸光。小環歎口氣，便道：「還寫什麼來，只是死得不明，人還說是為的寶珠，可不又冤了他。」因大書道：

不應強賦定情詩，悔到如今死已近。

若問此身被誰污？宮門懸帶料應知。

寫畢，便解下腰帶，拴在牀橫頭鐵桿子上。用一張矮凳子墊了腳，引頸套上，再把矮凳跌開了。只覺喉間一哽，那一縷香魂便從泥瓣宮透出，隨風飄出窗外。

到迴廊站住看自己，原好好的與生人無異。心裡疑惑還當自己沒死。再回到房裡看，那個脂粉搽成的嬌小身軀，已如步靈仙子似的，凌空懸在那裡。到這地步不禁灑了幾點眼淚。因想：「我這身軀兒，在生時那樣自憐自愛。不要回來他們給我胡亂收拾，可不辱沒了我這身體。不如守著看他們哪樣佈置。」因便坐在妝台上等著。

一會子聽雞鳴了，那紗窗上漸漸的白了。因想人說鬼是不能到天明的，可見也作準不得。

看自鳴鐘已指在七下二刻，因想把燈吹滅了。卻吹了半天也吹不烏，便漸漸悔恨起來。再一會子聽丫頭們起來了，卻好這日天也陰慘慘的沒得日頭。小環見半晌沒人進來，好一會聽外面丫頭們私說：「今兒姨娘怎麼了，這會子還不起來。」小環聽了這話，不禁掉下淚來。忽有人在外面問道：「六姨娘怎麼不起來請安？老太太問呢。」聽便有人來開了房門進來，卻是大丫頭端端。看他先到牀邊喚了聲，見不應便掀起帳子看沒得人。因怪異道：「奇了，姨娘哪兒去了？」聽外面有人接應著進來，看是楚楚。向楚楚道：「姨娘沒睡在這裡，敢又到哪裡和二爺幹那個去了。」楚楚道：「光景便是了。」小環暗暗痛恨。見楚楚猛回頭見牀橫頭掛著一人，叫聲「阿嚇！」便扯了端端的手飛跑出去。一會子見四五個老婆子進來，看見小環縊死了，都大聲呼救。見一個抱住了，一個解繩子，兩個扛著歌到牀上來。一個伸手去摸胸口說：「阿嚇！胸口不溫了。」一個去把脈息說：「阿嚇！脈息也斷了。」七八個老婆子，便一片聲哭將起來。

正亂著，見外面闖進一人來，看是蕊珠的母親朱賽花。見小環已沒救了，便痛哭了一會。瞥眼見桌上有一張紙，便取來一看，勃然變了顏色。忙揣在懷裡，小環暗暗點首。

見賽花又撫屍大哭了一場，小環也淌著眼淚。一會子見老太太和七位姨娘都到了，軟玉、蕊珠也都來了。小環見人多了沒處兒坐，便自己坐到裡牀去守著屍首。一干人多哭著。見葉赦、葉魁也進來，小環看見便咬牙大恨。見他也來哭著，便伸手打了他一個嘴巴子。見葉赦叫聲：「阿嚇！」捧住了一邊臉兒，小環順手又是一下，那葉赦便嚷著：「痛」。老太太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見葉赦兩頰俱腫，只道葉赦觸犯了什麼神道，便祝告了一番。小環見老太太這樣，便忍住了氣，看葉赦捧著嘴跑出去了。自己覺得隱隱有些手掌兒痛，便手對手兒拿帕子揉著。冷眼看一干人還是蘇晚蘭和軟玉母女兩個哭得淒切些。又好一會，見一干人都走了出去。來了七八個老婆子和貼身的四個丫頭來替他洗澡換衣服成殮。又一會子說材停好了，請出去大殮。心裡想這闔棺的景象我看得，回來定不受用。不如便此刻走別處遊逛去，因便舍下那身軀兒走到迴廊上來。四下一看，都是高牆，打那邊走去。正想著，那身子覺得輕的隨風吹去，雲裡霧裡不知到了哪一處。

睜眼看時，卻在一座山子上。見對面來了一人，定眼一看，卻不是別個，正是昨兒在一塊兒玩的寶珠。因趕到面前叫道：「寶弟弟你哪兒去？」寶珠一眼見是小環，便抱住哭道：「姐姐你怎麼便這樣了，你敢是為我那句話兒傷觸了你嗎？你便和我鬥氣，也不到這個地步。」說著痛哭流涕，小環也流淚不止。因替他拭淚寬慰他道：「我原和活著一樣，倒反自在些。我哪裡為你，我只恨

葉赦那狗子起這樣歹心。把我名節壞了，我必要報這個仇才是。亦和你在生怎樣講的來，只我死了便幽明相隔，遂不來我的心願。我再投一生來，你可依我那一件兒。」寶珠哭道：「姐姐哄我，來投生哪有這樣容易的。」小環道：「這個你不知道，我自有主見。你果然不棄，記取十二年後臂上有硃砂記的便是我後身，可不要忘了。」寶珠哭著答應。小環把袖子撩起，露出雪白一彎粉臂，舉向寶珠道：「你果然許我，你把我這臂上齧一個血痕。」寶珠哭道：「姐姐我忘了你便了，這個我可忍不下這個心腸。」小環正色道：「罷，罷！算我癡想便了。」寶珠見他這樣說，便只得依他。閉了眼睛硬打起心腸，只把這臂膊當做自己的，橫起膽子咬了一下。只聽得小環絕叫一聲，寶珠大吃一驚。睜眼看時連小環的影兒也沒有了，只裊煙和婉香兩個站在面前喚他。自己卻睡在牀裡，站的滿屋子人。

原來，剛才寶珠聽說小環縊死了，便一哭暈倒。裊煙急了又不敢回上房裡去，只婉香近些，便請婉香過來一同喚他。見寶珠只合著眼睛使勁的發抖，人喚他也不聽見。

春妍、海棠、笑春、愛兒、晴煙都一片聲幫著喊，到這會子才醒過來，大家略放了心。婉香便去勸他，寶珠只嗚嗚咽咽的哭著講不出話來。婉香見他這樣，心裡酸得和醋似的。含著一包眼淚道：「你自己也該保重些，果然是傷心的事，也不能捨了自己的身子便哭到這樣。倘有點什麼長短，教人怎麼呢。」寶珠見他說出這話，便看了他一眼。婉香把頭低下了，想這話又說混沌了，便滿臉飛紅，默默的坐了一會，聽自鳴鐘打了十一下，已是三更時分，便勸寶珠：「解衣睡罷。」寶珠此時已不哭了，卻不肯睡。只呆呆的想那小環的話。見滿地站的人，又不好和婉香講。便和衣躺下了，叫婉香睡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表白。這便是：

三生有約知何日，兒女癡情死不休。